

◇铭心一刻

戴菊下江南

[浙江]赵中天

戴菊从一根树枝飞向另一根，在距离地面四五米高的油杉冠层跃起、跳动，像在弦上弹拨着八分音符。这种迷人的小鸟喜欢群居，它们白天一起快乐地觅食，把自己蓬松成一朵刚弹好的棉花，四五只戴菊的头面向中央，围成一圈取暖。

我大气不敢出，专注盯着望远镜中的一只戴菊细细打量，它有着橄榄绿的羽背，圆绒球似的灰白腹部，淡褐色脚爪，眼似点漆，非常警惕地抬头四顾。它的头顶有两道黑侧纹，中有一道亮眼的金黄，这一点缀让它看起来如戴着鎏金冠的“香港小姐”。直立的树枝上，戴菊小跑，立定，抬头，再小跑，立定，抬头，如体操运动员在平衡木上做着轻盈优雅的动作；它脚爪箍住树枝，快速地来了一个倒挂金钩，用镊子似的尖喙把蛛网上细如线头的蛛网衔住；双翼向两侧展开并高频振动，身体如微型直升机一样凌空悬停。戴菊发出小提琴泛音般尖细的鸣叫，音调不高，却穿透力十足。

按观鸟达人老余的指点，我特意穿了件沙褐色冲锋衣，与落叶、土壤、石头同一种色系。戴菊看见我，很是不以为

然。或许它们是把举着双筒望远镜的我，认成是大圆眼睛如光盘的大眼鸮了吧。

如同进入酣睡的冬山，因了戴菊的存在，有了生机和新鲜感。

深秋北风呼号，带走了所有的夏季访客，也给我们带来少量的冬客。比如戴菊，它们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一路迁徙到较暖和的江南，待春暖花开才会再次北上。我们专门往松、柏、杉等树种聚集的密林钻，就为了能看到戴菊的身影。

老余压低声音，饶有兴致笑着介绍：“戴菊喜欢松树等针叶林生境，别看它们身长不到十厘米，体重不及一枚硬币，可它的胃口极好，一只戴菊一年能消灭掉八百万到一千万的虫子。”原来，它们专门猎食藏在树皮裂缝里的螨虫、蚜虫及卵，这些我们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的虫子，它们消灭起来毫不留情。

镜头里的戴菊，好像听到了老余的赞扬，得意地又将它那经典的悬停动作表演一番。它的尖喙精准刺入树皮裂缝中一个灰白硬茧，喙尖灵巧一挑，便从里面扒拉出一粒虫卵，喉部肌肉微微滑动，这粒晶莹的战利品便滑进了喉咙。

比人的拇指大不了多少的戴菊，要完成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迁徙到江南的数千公里征程，时刻面临着被掠食者追捕的危险，还要应对莫测的天气。它们娇小的身躯，宛如一片树叶，在风雨中飘摇，仿佛随时会被击落。然而，它们仍毅然选择一路南下。

江南湿冷的冬天，也不见得很温暖啊。听见我的喟叹，老余笑了笑说：“和西伯利亚零下几十摄氏度的苦寒比起来，这点冻对戴菊来说，可能就算不得什么了。和人一样，与其艰难地在原地熬日子，不如展翅一搏，离开巢穴，飞出去，或许就能找到新的活路。”

生命的崇高和坚韧，从来不以体积论。了解戴菊越多，越理解美国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说的那句：“我像戴菊一样弱小，但我绝不怯懦！”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，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，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七彩人生

老高

[云南]梁雷

发小老高自小在戏剧世家里耳濡目染，举手投足间，不经意就带出了戏曲身段。

老高年轻时，担任厂里的团支部委员。彼时解放思想已为大趋势，共青团的一个重要工作，就是带领年轻人学习集体舞。

对于在思想禁锢年代长大的这拨年轻人而言，集体舞里的男女成双作对，让他们非常作难，老高当然也不例外。可是也真亏他想得出，拿来很多有点瘪气的气球，男女舞伴人手一只，然后顺利地通过这个媒介翩然起舞。

及至团市委组织的比赛正式开赛，一切媒介终须摒弃。老高现身说法，讲解何为中国戏曲表演里的虚拟性。老高变身羞答答的花旦金玉奴，用京白念着“青春整二八，生长在贫家。绿窗春寂静，空有貌如花”。最后一句念完，老高将作揉捻状的手往空中一抛，一个卧鱼儿，再伸手接住。然后问，我刚才抛接为何物？经历了文化荒芜年代的年轻人很少看过传统戏剧，可他们都看懂了老高的表演，惊讶之余热烈鼓掌，异口同声答道：“手绢。”老高说，手绢在哪里呢？在我心里。现在我要求大家将牵手媒介虚拟于心，真正牵起你们的手。众人哄笑中牵手入场，一举夺冠。其中几对牵手至今，已是儿孙绕膝。

某年，身为企业高管的老高，随市级考察团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交流，对方安排了民族文艺晚会，且即兴邀请来宾表演地方特色节目。老高立马亢奋，跳上台去，逐个介绍江苏地方戏曲，每介绍一个剧种，便清唱一段代表性唱腔。介绍到锡剧《双推磨》，他一人分饰生旦两角，且歌且舞，男女声切换自如。宾主一片欢腾，老高大呼过瘾。

毕竟岁月寻常，老高澎湃的文艺激情难有绽放机会。恰好一朋友邀他客串孩子婚礼的司仪，老高戏瘾大发，由剧团借来行头，将自己装扮成传统媒婆，点上黑痣子，叼起长烟袋，把婚礼搞成了一出轻喜剧。

从此老高一发不可收，索性干起了业余婚庆主持人，不久便以策划带戏剧色彩的婚礼而声名斐然，跻身市级十大金牌婚庆司仪之列。

今年初，老高的儿子将当新郎。有人猜测，老高或许会粉墨登场，自己充当儿子的婚礼司仪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充当婚礼司仪的是新郎官自己。

仪态端庄的老高上台答谢宾客，说我戏瘾再大，也不跟儿子抢戏，他才是今天舞台的主角。

老高搂着儿子肩膀，合唱了一首《鸿雁》。老高说，希望儿子婚后依然鸿雁般志向高远。

